

2003

望安(鍾玲《生死冤家》)

袁穎音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袁穎音 (2003)。望安(鍾玲《生死冤家》)。輯於《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2-2003》(頁263-267)。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in_proj_1/3/

〈望安〉與神話

鍾玲被學者稱為女性主義的作家，在她的作品多以女性的角度為敘事觀點，〈望安〉¹是代表作之一。鍾鈴喜歡以愛和死為作品的母題²，〈望安〉也是涉及這個母題。本文試從主題及神話原型結構這兩方面來分析〈望安〉。

❧ 〈望安〉的主題

〈望安〉敘述了胡麗麗與丈夫林啓雄為了完成阿公的心願，二人便前往望安島尋找啓雄的曾祖母的山墳。追尋便是它的主題。然而，追尋祖先的山墳只是其表層的主題，當中包含著另一個主題 --- 自我的追尋。胡麗麗從這次尋找山墳中啓發她對自我的追尋，成為了深層的主題。

胡麗麗與丈夫林啓雄已結婚三年，由於啓雄為了工作，經常日出晚歸，每天只顧着工作，冷落了麗麗。她不甘示弱地進了報社工作，於是他們便冷戰起來。從此，麗麗心裏經常埋怨啓雄：「每當需要啓雄的時候，他總不在身旁」，她與丈夫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惡劣，更形成了隔膜，尤如一塊堅冰橫在他們二人中間，所以麗麗不想為丈夫生孩子，還認為他們下一步的行動便是分居。但為了完成阿公的心願，二人便一起前往望安島尋找啓雄曾祖母的墓，這個機會使麗麗和啓雄得以重新認識對方，也使麗麗尋回自我。在望安島上，本來「做愛次數越來越少」的麗麗和啓雄，竟然在旅館裏交歡。在交歡之前，啓雄愛撫着麗麗，而她的第一個反應是用力推開啓雄的手，更狠狠地說不想再患膀胱炎，拒絕與他交歡。當啓雄再次愛撫她，她還是接受了。這次的交歡，激發了麗麗內心的原始慾望：「這是個奇幻的島嶼，喚醒了潛伏在血液中的野性」。及後，啓雄對令她患上膀胱炎的事而作道歉，及提出夫妻二人合力開一間會計師行的事，這使麗麗得到了夫婦之間的和諧與和解。而他們在望安島上野合，使麗麗尋回內在的自我：「或者是新的自我，他，潛藏的野性；我，復甦的溫柔？」，也對啓雄有了重新的認識：「有時候突然發現他全然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人，有時候，他又會變成由童年起，在夢境中，你一直尋求的人」。最後，麗麗回復了她原來擁有的女性溫柔，也由當初不想為丈夫生孩子，到最後竟然在曾祖母的墳前默念：「能跟啓雄生個孩子也不錯」。

¹ 鍾鈴：〈望安〉《生死冤家》。(台北：洪範，92)。

² 陳炳良：〈鍾鈴短篇小說集《生死冤家》序〉，《形式、心理、反應 —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96)，頁 322。

㊦ 〈望安〉與神話

㊦ 啓悟

從神話的層面來看，〈望安〉的故事結構和坎伯 (Joseph Campbell)所提出的單元神話相似³。因此，可從神話中的母題之一 --- 啓悟為分析的角度。

跟據坎伯在《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對單一神話 (monomyth) 的闡釋，其啓悟的歷程包括三大程序：(1) 啓程 (departure)，(2) 啓蒙 (initiation)，及(3) 回歸 (return)。

在啓程之前，先會有冒險歷奇的召喚 (call to adventure)，即阿公請求啓雄和麗麗幫他尋找母親在望安島上的山墳。得到了召喚後，他們必須跨越第一道門檻 (crossing of the first threshold)。在首段，作者便道出麗麗：「在不跟男生說話的少女時代，曾經夢見自己躺在一條巨大無儔鯨魚的肚子裏，巨鯨穿波晃啊晃的，人像睡搖籃那麼舒服」，而那「巨大無儔鯨魚的肚子」即是神話中的「鯨魚之腹」(the belly of the whale)。神奇門檻通道為進入再生領域轉折點的這個概念，是鯨魚之腹這個世界性子宮意象所象徵的意義⁴。這表示女主角麗麗重回母體，以準備出發。作者以鯨魚之腹與船腹的客艙連繫上，從此展開歷程。麗麗乘船往望安島，這海上旅程代表嬰兒在胎水之中，而目的地望安島就是「無人地帶」(land of unknown)⁵。在這無人地帶，麗麗就像一個胎兒一樣，拋卻一切個人的觀念和社會上的規範、瑣瑣，成為啓悟歷程的重要力量。

歷程已經展開，便進入啓蒙之路。在啓蒙過程中，主角需要經歷試煉之路 (the road of trials)，而這試煉便是女主角胡麗麗內心的掙扎。在分析自我追尋的主題時，已敘述了麗麗與啓雄面臨分居的危機。在望安島的第一夜，他們住在小旅館裏，使麗麗回憶起上一次渡蜜月之事。當啓雄愛撫她時，她的反應是「心頭一火，用力把他的手掌摔開，一句話狠狠脫口而出：『我不想再得膀胱炎』」。其實，麗麗並不只是為了怕再患膀胱炎而拒絕性交，而是這件事勾起了婚後啓雄對她的冷淡，「有時候突然發現他全然不是你心中所想的人」。麗麗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因在拍施時的啓雄「是個陽剛豪放的男兒漢，是個深情體貼的戀人」，但婚後的他卻變成了「謹慎而矜持」，突然的變化使她感到疑惑。這種不安形成了她要在內心作出掙扎。畢竟麗麗是愛啓雄的，她與啓雄交歡，那是她打破與丈夫不和的第一步。另外，啓雄主動向麗麗道歉及提出夫婦兩人合力開會計師行，這使麗麗的心理上起了些變化，「心中橫着塊正溶解的冰，身體卻十分合拍」。

³陳炳良：〈鍾鈴短篇小說集《生死冤家》序〉，《形式、心理、反應 —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96)，頁 322。

⁴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頁 93。

⁵陳炳良：〈三稜鏡下看〈望安〉〉，《形式、心理、反應 —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96)，頁 212。

而在望安島上的野合，他們夫妻二人能夠得到真正的和解。他們那次的契合也可看作是舉行聖婚 (hieros gamos) ，「就在契合的一剎那，我迷濛的視野中，整片西天變成一幅棗紅的天鵝絨幕，貼在水平線上的夕陽，化為一朵掙脫黑色舞臺的天人菊。在神的巨眼中，我們會不會是另一朵島上的天人菊？」

得到了試煉，取得了和解後，便需要回歸，以完成整個啓悟之旅。麗麗帶著更新夫妻之愛的觀念回歸。她發現啓雄實是她「一直尋求的人」，她更自願地希望能為啓雄生個孩子，「今天雖不是受孕期，但也難保不會很快懷孕」。麗麗得到了新生，打破了與丈夫之間的堅冰，她的啓悟旅程便完成了，也完成了「由生而死，由死而生的過程」⁶。

在啓悟過程中，「死亡 --- 再生」(death --- rebirth) 是一個重要的意念，伊利亞地在《啓悟儀式和象徵》裏說：「啓悟儀式裏的死亡對於精神生命的開始來說，是不可缺少的。要明白它的作用，就得明白這一死亡是一個預備的過程，目的要使被啓導者在一個更高的生命模式裏誕生。」⁷在〈望安〉中，麗麗面對的「死亡」，是象徵式的「死亡」。曾祖母的墳象徵着死亡，這祖墳代替了她的「死亡」。透過尋找祖墳，代表踏入死亡的階段，才可獲得新的生命，使麗麗進入再生的階段，即取得夫妻之間的愛及尋回真正的自我。

啓悟對〈望安〉全文是有一定的意義。胡麗麗是一個現代的職業女性，有着新女性的思想。她不會像自己的媽媽那樣事奉家姑，還要忍受着家姑的臉色和打罵。因此，麗麗更不會理會家姑對她為林家生育的要求。尋找祖墳成為麗麗得到啓悟的機會，這使麗麗與啓雄尋回他們之間的愛，更令麗麗願意為丈夫生孩子有了合理的解釋。現代的女性有一套新的思想觀念，她們不會像上一代的女性一樣，結婚後便要生育，為了夫家繁衍下一代，為了子嗣而生孩子。麗麗是一個現代女性，她不願為丈夫生孩子，但尋找到祖墳後便自願生孩子。麗麗有如此的轉變，是由於這次的啓悟，引發起她內在的天性，就是生育。生育是女性的天職，而每個女性都潛藏着母性及母愛，生兒育女便是母性與對丈夫愛的表現。麗麗有着現代女性的新思想觀念，但她仍願負上生育的責任，是由於引發了她內在的潛意識。因此，啓悟的過程令麗麗最終願意生孩子作一個合現的解釋。

⁶陳炳良：〈三稜鏡下看〈望安〉〉，《形式、心理、反應 —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96)，頁212。

⁷轉引自：容世誠：〈度脫劇的原型分析 — 啓悟理論的應用〉，陳炳良編：《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1982)，頁172-173。

❧ 大地母神

在〈望安〉中，曾祖母的墳是在乳峰小丘的乳溝地帶，「乳峰形山坡」聯想到土地與生殖的關係。

拜祭祖先是慎終追遠的表現，除了祭祀先人，還爲了祈求保佑子孫及生產。就如〈望安〉中曾提及阿公夢見老母：「她總是滿面憂愁地抱怨，別人家年年翻新屋瓦，她的子孫卻老等不來，成天風吹雨打，忙着修補屋頂，那裏有精神管子孫生孩子的事？」拜祭祖先與生育連上了關係。

從漢語中，有關土地的原初表象可得知先民意識中的大地是同女性和母親的生育特徵聯繫在一起。在「土」和「地」中衍生出地母的觀念，葉舒憲曾提出：「在神話思維的類比作用下，一方面把土地類比爲神聖的女性生殖器 --- 女陰或子宮，創造出基於此種類比的象徵符號「土」或「地」；另一方面又將人類女性的孕育能力歸因於地母，並且將人類個體生命的再生產也看做是地母重覆生育功能的一種特殊的小規模表現形式……」⁸。〈望安〉中，乳峰形山坡就像象徵地母神的影子。這與生殖崇拜連上了關係。大地母神是管生育，就如中國始母神女媧被視爲皋禰神，是主管婚姻和生育。婦女們拜祭女媧這皋禰神爲的是祈求多子多孫。而啓雄與麗麗二人在「乳峰形山坡」上野合後發現曾祖母的墳，這彷彿存在着一種交感。因此，令麗麗在墳前祈求著：「能跟啟雄生個孩子也不錯」。而文中描寫麗麗與啓雄野合時提及「犁」字：「他是船，劃我，犁我的大船，銳利的船身剖開我。」犁田是性愛的隱語，而中國古代藉田禮是增殖儀式，⁹即祭祀皋禰神爲求子的儀式。

❧ 總結

「乳峰形山坡」帶有大地母神的影子，把性愛和生殖的古老觀念結合起來，再配合女主角麗麗的啓悟歷程，把現代女性潛在着原始的母性及母愛引發出來，以強化主題。鍾玲的〈望安〉能細膩地描寫出女主角胡麗麗的心理變化，從一次尋找祖墳的旅程與麗麗對自我的追尋作雙線平行的發展，而尋找祖墳以貫穿全文。

⁸葉舒憲：《中國上古地母神話發掘—兼論華夏「神」概念的發生》。(民族藝術，第3期，97)。頁38。

⁹陳炳良：〈三稜鏡下看〈望安〉〉，《形式、心理、反應—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96)，頁214。

參考資料：

1. 坎伯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97。
2. 鍾鈴：〈望安〉，《生死冤家》。台北：洪範，92。
3. 陳炳良：《形式、心理、反應 — 中國文學新詮》。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96。
4. 陳炳良：〈「生民」新解—兼論「天問」中有關周初的史事〉，《神話·禮儀·文學》。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5. 容世誠：〈度脫劇的原型分析 — 啓悟理論的應用〉，陳炳良編：《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1982。
6. 葉舒憲：《中國上古地母神話發掘—兼論華夏「神」概念的發生》。民族藝術，第3期，97。
7. 楊利慧著：《女媧的神話與信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8. 趙國華：《生殖崇拜文化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9. 王曉麗：《中國民間的生育信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